# 上博五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通釋\*\*

### 林 清 源\*

### 摘 要

本論文致力於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五)》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 簡文通釋工作,並特別針對其中七處疑難字詞詳加考釋,所得初步結論如下:

- 二、簡7「斤」字,宜讀作「言」,訓作「記載」。
- 三、簡21「歸」字,疑應隸定作「虛」,讀作「赧」,訓作「憂懼」。
- 四、簡21「玄曾」,疑應讀作「眩譖」,意即「眩亂是非、誣陷他人」。
- 五、簡14「宝人」,疑本作「宗人」,指同宗族之人。
- 六、簡22B「寒毀」,疑應讀作「虧毀」,意即「互相損毀」。

關鍵詞:戰國、竹書、上博楚簡、季庚子問於孔子、季康子

<sup>2014</sup>年11月15日收稿,2015年2月3日修訂完成,2016年3月14日涌過刊登。

<sup>\*</sup> 作者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<sup>\*\*</sup> 本文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(科技部)101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資助,計畫編號NSC101-2410-H-005-042,特此致謝。

### 一、前 言

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一文,刊載於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五)》,由 濮茅左負責整理。本篇竹書記載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季庚子向孔子請教「君子之大務」,孔子在回應提問的過程中,則藉由「築(管)中(仲)」、「孟者是(側)」與「牀(臧)賢(文)中(仲)」的相關言論,來闡述在位君子應有的德行。

本篇竹書共有23支簡,惟竹書在流傳過程中,泥方外圍曾被打開,竹簡中部又曾遭受重力壓迫,以致竹簡大多從中折斷,給竹書復原工作增添不少困難。關於本篇竹書的簡序復原工作,原整理者濮茅左所撰〈釋文考釋〉有開創之功。<sup>1</sup>其後,陸續有多位學者針對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所排簡序提出修訂意見,茲將其中較有創見又能得到學者共鳴的說法擇要彙整如下:

- 1. 陳劍〈拼合編聯〉: 簡 8, 簡 21 + 22A + 13 + 14 + 15A + 9 + 10A + 10B + 19 + 20。
  - 2. 李銳〈札記〉: 簡 11A + 18B ; 簡 18A + 5 ; 簡 12 + 15B。
  - 3. 陳偉〈零釋續〉: 簡 12 + 15B。
  - 4. 福田哲之〈歸屬〉:剔除簡 16。
  - 5. 牛新房〈瑣議〉: 簡 11B + 18A。
  - 6. 廖名春〈研究〉: 簡 1 + 2 + 3 + 4 + 6 + 7。
- 7. 福田哲之〈結構編聯〉: 將全篇簡文區分爲四組,第一組簡 1+2+3+4,第二組簡 6+7,第三組簡 8+21+22A+13+14+15A+9+10A+10B+19+20+11A+18B+22B,第四組簡 11B+18A+5+12+15B+附+17+23。
- 8. 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13-24: 基本採用福田哲之簡文排序,惟將簡 22B 移置於簡 20 和簡 11A 之間,並將全篇簡文劃分成五章,簡 1+2+3+4 名爲「任之以德」章,簡 6+7 名爲「修養德行」章,簡 8+21+

<sup>1</sup> 為求節約篇幅,本文在引用學者探討上博五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的著作時,一律採用簡稱代替,著作簡稱詳見附錄「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研究論著簡稱表」。已收錄於「簡稱表」的著作,不再重複列入「引用書目」中。

22A + 13 + 14 名爲「強權統治」章,簡 15A + 9 + 10 + 19 + 20 + 22B + 11A + 18B 名爲「寬政」章,簡 11B + 18A + 5 + 12 + 15B + 17 + 23 名爲「君子爲道」章。

此外,唐洪志《校理》頁 19、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25-49、林碧玲〈結構分析〉、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 9-17、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22-227 等論著,也曾針對本篇簡文的綴合與編聯發表看法。

筆者綜合考量的結果,決定採用福田哲之〈歸屬〉之說將簡 16 剔除, 其餘各簡悉依許慜慧《研究》的排序。關於本篇竹書的組織架構,則參酌許 慜慧《研究》、高榮鴻《疏證》的研究成果及簡文實際編聯情況,重新細分成 「仁之以德」、「君子之德」、「強權失衆」、「救民以辟」、「君子勉事」、「先人所 善」等六章。

此外,李松儒〈歸屬之一〉一文,又曾比對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》的書手字跡,認爲該書所收錄的戰國楚簡第5、6、8號簡應歸屬於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。筆者檢視那三支楚簡的內容,認爲跟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其他簡文難以直接編聯,李松儒〈歸屬之一〉前述主張尚需進一步研究確認,此處爲了避免節外生枝,暫時不將之納入考察範圍。

本篇竹書自 2005 年公布以來,即引起學界高度關注與討論。本文第二節「新編釋文」,係以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爲基礎,參酌學界最新研究成果,重新修訂全篇釋文。新編釋文中,凡沿用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之處,皆不另做說明;凡有訂補,皆於修訂處底部畫線以資識別,並以註腳簡要交代所採新說最先出處;學者釋讀意見分歧難以取捨時,以(A / B)的方式並存之,且以排序在前的 A 代表筆者較爲認同的說法;偶有筆者新見之處,則留待第三節「疑難字詞考釋」再詳加討論。

此外,在本篇竹書中,下列五個字的構形分析還存在較多爭議,今爲方 便讀者詳細觀察,將其原篆寫法放大表列如下:

簡21	簡10A	簡19	簡19	簡23
学	變	5	1:10	长月
則民△1	△ 2(鹽―嚴)	降(隆?)耑(制?)	民之△4(播)	此羣=(君子)從
(赧)之	則遊(失)眾	品(以)△3(庀?)	敚(美)	事者之所啻△5也

### 二、新編釋文

#### (一)「仁之以德」章

季庚(康)子臂(問)於孔=(孔子)曰:「肥從又(有)司²之逡(後),罷(一)³不智(知)民秀(務)之安才(在),唯子之烏(胎)順(謨)[一]。青(請)昏(問): = (君子)之從事者於民之【簡1】[上,君子之]大務何?」孔子曰:「息(仁)之以⁴悳(德),此君子之大秀(務)也。」庚(康)子曰:「青(請)昏(問):可(何)謂息(仁)⁵之占(以)悳(德)?」孔=(孔子)曰:「羣=(君子)才(在)民【簡2】之上,勢(執)윱民之

- 2 司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1 讀為「司」或「事」,此從讀為「司」之說,「有司」 通常指「官吏」。謹按: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認為該句簡文係指公元前 492 年季康子繼 承季桓子職位之事,劉樂賢〈考釋三則〉認為先秦以「從有司之後」自稱的人其身 分即為「有司」,二說皆可從。
- 3 罷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1 讀為「抑」,表轉折之意。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為「一」,訓作「全」,認為該句簡文意謂「自己完全不知道民務之所在」。謹按:「罷」字讀為「抑」或「一」,皆合乎通假音理,惟就戰國楚人用字習慣考慮,筆者認為後說較佳。
- 4 此據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2 補足簡文,這段補文的合理性問題,詳季旭昇〈芻議上〉。
- 5 息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2 讀為「仁」,李松儒〈歸屬之一〉讀為「信」。謹按:本篇竹書「息」字共二見,辭例皆作「息之以德」。「息」字,从心、身聲,讀為「仁」或「信」,皆合乎通假音理,且都能讀通本篇竹書。惟就現有古文字資料來看,从「身」得聲之字,依其形旁之不同,而有不同之讀法,讀為「仁」者,多作「息」,从「心」、不从「言」;讀為「信」者,多作「身」或「詢」,从「言」、不从「心」。本篇竹書「息」字从「心」,應讀為「仁」。「息」讀為「仁」的例證,詳白於藍,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12),頁 853-856「身字聲系」。「身」、「詢」二字讀為「信」的例證,詳王輝,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(北京:中華書局,2008),頁 697-698。
- 6 勢民之中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4「勢」讀為「執」,訓作「實行」、「執行」,「中」指「中庸之道」,該句簡文意謂「君子執中而治,就是要專精守一,不偏不倚。」謹按:執,宜訓作「治理」,如《公羊傳》〈隱公七年〉:「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」,何休注:「中國者,禮義之國也。執者,治文也。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,故絕不言執。」之,清.吳昌瑩,《經詞衍釋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56),卷9:「猶以也。《孟子》:『三年之外』,謂以外也。《詩》:『種之黃茂,樹之榛栗。』《左傳》〈隱八年〉:『胙之土而命之民』。〈莊二十二年〉:『八世之後』。此皆『之』

#### (二)「君子之德」章

「……☑篮(寧) $\underline{m}$  <sup>13</sup> 肥也。」孔 = (孔子) 曰:「丘昏(聞)之孟者<u>侵</u> (<u>側</u>) <sup>14</sup>曰:『夫箸 = (書者),白(以)箸 (晝)  $\overline{q}$  = (君子)之悳(德)也。

同『以』義。」簡3「勢(執)民之中」,意謂「治民以中道」。

- 7 紽,從鍾明《文字編》頁133隸定。
- 8 是,從鍾明《文字編》頁15改釋。
- 9 廛,禤健聰〈零札一〉改釋為「廛」、讀為「展」,劉國勝〈零札六則〉據之進一步訓解作「申展」。謹按:「廛」字構形分析,參閱蘇建洲,〈《上博(四)·曹沫之陣》簡 18「纏」字小考〉,「簡帛」網,2006.10.21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441(2015.2.2上網檢索),又收錄於蘇建洲,《〈上博楚竹書〉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》(臺出:萬卷樓圖書公司,2008),頁55-57。
- 10 城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4 讀為「成」,無說。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45 據之進一 步訓為「成就」,謂「成德」即「成就品德」。
- 12 溝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9 讀為「備」,訓作「防備」、「戒備」,調「備言多難」意即「要戒備言多患難」。李天虹〈札記〉贊成讀為「備」,但改訓為「盡」,謂「備言」猶言「盡言」或「詳說」,並引《漢書》〈五行志〉:「立於淫亂之國,而好盡言以招人過,怨之本也。」為證。謹按:簡 4「羣=(君子)鄭(恭)則述(遂),喬(驕)則渎(侮),溝(備)言多難」,語出孔子引用管仲之言,其中「溝(備)言多難」一句,意調「多言招禍」。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86 已指出,簡 4 所引管仲「溝(備)言多難」句,可與《管子》〈宙合〉:「『怨而無言』,言不可不慎也;言不周密,反傷其身。」之思想相互呼應。
- 13 旅,從季旭昇〈芻議上〉隸定。
- 14 孟者側,「側」字從李銳〈札記四則〉考釋。謹按:陳劍曾指出「孟者側」的「者」字為虛詞,其作用與「之」字相類。「孟之側」事蹟,參見《左傳》〈哀公十一年〉、 《論語》〈雍也〉記載。陳劍之說轉引自董珊,〈出土文獻所見「以謚為族」的楚王

#### (三)「強權失衆」章

- 族——附說《左傳》「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」的讀法〉,「復旦」網,2008.2.17,http://www.gwz.com/SrcShow.asp?Src\_ID=341(2015.2.2 上網檢索),又收錄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,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 2 輯(上海:復旦大學出版社,2008),頁 110-130。
- 15 義,李天虹〈札記〉讀為「儀」、認為「儀」可指禮儀,在本篇竹書也可能指記載 禮儀的文字或文章。范常喜〈札記三則〉、廖名春〈研究〉都贊成讀為「儀」,同時 也都懷疑這裡的「儀」可能是《儀禮》之異名。
- 16 雙引號『』中的內容為孔子轉述孟者昃之言,下文「羣=(君子)涉之,……尖= (小人)母(晦?)竊(昧?)」等語,也有可能還是孔子轉述孟者昃之言。
- 17 涉,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54 訓作「涉獵」,認為是指涉獵簡 6-7 所列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 禮儀等書籍。謹按:「涉獵」一詞的詞義演變歷程,可參裘錫圭,〈釋詞兩則〉,《裘 錫圭學術文集·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》(上海:復旦大學出版社,2012),第 4 卷, 頁 164-168,「釋『涉獵』」。
- 18 小人,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55 主張本篇竹書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相對為言,「君子」 是指「在位者」,則「小人」應理解為「百姓」。
- 19 雚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3 讀為「觀」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為「勸」。謹按:此二說皆合乎通假音理,且均能讀通簡文,兩相比較,筆者傾向讀為「勸」。《說文》:「勸,勉也。」段玉裁注:「勉之而悅從亦曰勸」。漢·許慎著,清·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(臺北:洪葉文化公司,1998),頁 706。簡 7「君子涉之,小人雚(勸)之」為一組對句,前句是肯定君子積極主動廣泛涉獵的學習態度,相對而言,後句應是批評小人學習態度較為消極被動,必須倚賴他人循循善誘始能勉強從事。
- 20 母幂,李天虹〈札記〉、陳偉〈零釋續〉皆讀為「晦昧」,李天虹認為類似今語「懵懂」,陳偉訓作「愚昧」。謹按:此處讀作「晦昧」,文意頗為通順,惜因簡7之後如何編聯尚待研究,在辭例不明的情況下,目前只能存疑待考。
- 21 紱,陳劍釋為「葛」,並指出簡文「葛礟含」為人名。林清源改釋作「紱」,讀為「艾」。謹按:此字仍需進一步研究確認,這裡暫從林清源之說。陳劍,〈上博竹書「葛」字小考〉,「簡帛」網,2006.3.10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79(2015.2.2 上網檢索),又收錄於《中國文字研究》2007.1(總 8): 68-70、99。林清源,〈釋「葛」及其相關諸字〉,「復旦」網,2008.12.8,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_ID=563(2015.2.2 上網檢索),又收錄於《中國文字》新 34: 46-47。

- 24 臧辠,從楊澤生〈十二則〉讀作「中罪」。
- 25 獸(守),從季旭昇〈芻議上〉釋讀。
- 26 古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1 讀為「故」,無說。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15 引蘇建 洲口頭意見,讀為「夫」,連下文讀為「夫子」。謹按:若讀作「故」,可為句首助詞, 相當於「夫」,詳謝紀鋒編纂,《虛詞詁林》(哈爾濱:黑龍江人民出版社,1992), 頁 378-383,「故」字條。但由簡 11「氏(是)古(故),夫敀(迫)邦甚,難民能 (乃)多」來看,本篇竹書已用「夫」字表示句首助詞,此處卻另借「古(故)」字來 記錄,難免啟人疑竇。至於「夫子」連讀之說,雖可通讀簡文,但楚簡「夫子」一 詞皆作「夫子」,未見寫作「古子」之例。簡 13「古」字,由楚簡用字習慣考慮, 筆者傾向讀為「故」。
- 28 巳,從鍾明《文字編》頁147改釋。
- 30 等,陳劍〈拼合編聯〉讀為「志」,無說。謹按:「志」或作「誌」,指「記事的文章 或書籍」,《正字通》:「凡史傳記事之文並稱誌」。

<sup>「</sup>處」,訓作「安」,認為此句簡文意調「安定邦家的方法」。謹按:其實「居」也可訓作「安」,如南朝梁・顧野王,《宋本玉篇》:「居,安也。」(北京:中國書店,1983),頁 214。《史記》〈秦始皇本紀〉:「豈世世賢哉?其勢居然也。」(臺北:鼎文書局,1981),頁 277。此一「居」字即訓作「安」。今因本篇竹書簡 10 已另有「居」字,是以本簡「尻」字官改讀為「處」。

此。』」孔=(孔子)曰:「言則妣(美)矣。然【簡 15A】異<sup>31</sup> 於丘產=(之所)昏(聞)。丘□昏(聞)之牀(臧)鬘(文)<sup>32</sup> 中(仲)又(有)言曰:『零=(君子) 弝(強)則遺,鬼(威)則民不【簡 9】道,<sup>33</sup>△2(鹽一嚴)<sup>34</sup>則 遊(失)衆,盟(盟一猛)<sup>35</sup>則亡(無)新(親),好型(刑)【簡 10A】則不羊(祥),好殺則复(作)竊(亂)。』是古(故),取(賢)人之居邦 爱(家)也,嫈(夙)聰(興)夜寫(寐),【簡 10B】……。」

#### (四)「救民以辟」章

- 31 異,從季旭昇〈芻議上〉、陳劍〈拼合編聯〉改釋。
- 32 賢,從季旭昇〈芻議上〉隸定。
- 33 道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6 讀為「導」,無說。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15-216 指出,以濮茅左的思路研判,「民不導」施事主語為「君子」,但此句的主詞明顯為「民眾」,不為「君子」,濮說不可信。高榮鴻《疏證》還進一步指出,此句簡文的語法結構,可與〈季桓子見孔子〉簡 27「此以不惑,而民道之」參照,並採用季旭昇的意見(轉引自洪淑玲,「〈上博六·孔子見季桓子〉研究」,臺北: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,2009,頁 343),將「而民道之」的「道」字讀為「由」,認為該句簡文意調「人民就會跟著做了」,並據此主張本篇簡文「道」字也應讀為「由」,訓作「遵從」,簡文「威則民不由」意調「執政者過於威嚴則人民不遵從」。謹按:前述兩篇簡文所見「道」字,可從季旭昇、高榮鴻之說訓作「遵從」,惟兩處簡文的「道」字未必需要通讀為「由」,其實如字讀為「道」亦可,《管子》〈任法〉:「民不道法則不祥」,尹知章注:「道,從也。」可參。
- 34  $\triangle 2$ ,陳劍〈從政三題〉認為上从「宀」,下从「鹵(鹽)」或「滷(鹽)」省聲,應 讀為「嚴」。
- 36 △3,左旁从「匕」,右旁不詳。謹按:降耑已△3,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44-246 讀作「隆制以庀」,認為此句簡文意謂「施政者要尊崇法令制度來治民」,因「△3」構形不明,高說尚難論定。
- 37 △4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認為右上从「釆」,疑讀為「辨」。禤健聰〈零札二〉同意此字右上从「釆」,並據之通讀為「播」,認為「播美」與「棄惡」反義對舉。謹按: 禤說可從,此處「播」可訓作「遷」或「傳布」。
- 39 疋,陳劍〈拼合編聯〉改釋為「疋」,讀為「疏」。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121 採信陳劍之說,並進一步將「疏」訓解為「稀少」。
- 40 容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9 原隸定作「審」,今正。

(<u>歆</u>)  $^{41}$  遠,毋詣 (<u>指</u>) 逐 (<u></u>邇)。  $^{42}$  亞 (惡) 人勿軟 (<u>陷</u>),  $^{43}$  好【簡 19】人勿貴。救民占 (以) <u>聯 (辟</u>),  $^{44}$  大皋 (罪) 則夜 (<u>赦</u>)  $^{45}$  之占 (以) 型 (刑),<u>哪 (中)</u> 皋 (罪) 則夜 (<u>赦</u>) 之占 (以) 罰,少 (小) 則訿 (訾/貲)  $^{46}$  之。凡欲勿祟 (長),  $^{47}$  凡遊 (失) 勿危 (委),  $^{48}$  各【簡 20】 □ 威 (滅)  $^{49}$  速,毋至 (<u>恆</u>/<u>亟</u>)  $^{50}$  才 (<u>災</u>/<u>在</u>)  $^{51}$  後 = (後,後)  $^{52}$  碟 (世) 比  $^{53}$  器 (亂),邦相<u>惠 (虧)</u> 毀 (六〕,衆必亞 (惡) 善,取 (賢) 人【簡 22B】 <u>架 (深)</u>  $^{54}$  佝 (佝)。  $^{55}$  氏 (是) 古 (故),夫敢 (迫) 邦甚,難民能 (乃)  $^{56}$  多。  $^{-57}$  【簡 11A】 田肥,民則安: 艖 (瘠),  $^{58}$  民不數 (樹)。  $^{59}$  氏 (是) 古 (故),取

<sup>41</sup> 欽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為「歆」,訓作「羨慕」。

<sup>44</sup> 躃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釋讀作「辟」,訓為「法」。

<sup>45</sup> 夜,陳劍〈拼合編聯〉、何有祖〈試讀〉皆讀為「赦」,何有祖進一步將「赦」訓解為 「寬免罪過」。

<sup>46</sup> 龇,亦作「訾」,李天虹〈龇字〉如字讀為「訾」,訓作「詆毀」、「指責」。季旭昇 〈芻議上〉讀為「貲」,指「小罰以財自贖也」,亦可備為一說。

<sup>47</sup> 常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為「長」,訓作「增長」。

<sup>48</sup> 危,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48-250 引蘇建洲之說,讀為「委」,訓作「推委」。

<sup>49</sup> 威,從許繁慧《研究》頁108改釋。

<sup>50</sup> 死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33-234 讀為「恆」,訓作「長久」;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87-88 讀為「亟」,理解作「很快」。謹按:「亙」、「亟」二字形近易混,此二說皆有 成立之可能,若由簡文句法結構考慮,似以讀為「恆」之說較佳。

<sup>51</sup> 才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34 讀為「災」,禤健聰〈零札二〉讀為「在」。謹按: 若由同段簡文「滅」、「亂」、「虧毀」的用語考慮,宜讀為「災」,前後詞義較為一致。 惟因簡 22 殘斷,辭例不全,難以確切論定,暫時二說並存。

<sup>52</sup> 逡=,李守奎等人《文字編》頁669釋為「後」字重文。

<sup>53</sup> 比,可訓作「相連接」,如《漢書》〈諸侯王表〉(北京:中華書局,1962):「諸侯比境」,顏師古注:「比調相接次也」,卷 14, 頁 394、395。

<sup>55</sup> 佝,疑讀為「佝」,顧野王,《宋本玉篇》:「佝,恐也。」(頁156)

<sup>56</sup> 能,李銳〈札記〉讀為「乃」。

<sup>57</sup> 一,全部。

(賢)人大於邦,60而又(有) 器(劬)心,能爲魂61【簡 18B】

#### (五)「君子勉事」章

#### (六)「先人所善」章

<sup>60</sup> 臤(賢)人大於邦,意即「賢人以邦國之事為其大務」,可與季康子針對「君子之大 (務)」的提問前後呼應。

<sup>62</sup> 母(毋)乃,複式虛詞,多與語氣詞「乎」字搭配,共同組成測度句,相當於今語「莫非是」。

<sup>63</sup> 左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為「差」,訓作「差失」。

<sup>64</sup> 疋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9 共有二說,一釋為「足」,訓作「益也」;另一釋為「疋」,讀為「疏」,訓作「疏通」。謹按:此從讀為「疏」之說,惟「疏」宜訓作「疏遠」,簡文「古(故)女(如)虚(吾)子之疋(疏)肥也」意謂「季康子抱怨孔子藉故疏遠他」。

<sup>65</sup> 砫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7 共有三說,其一讀為「主」,訓作「專行」;其二讀 為「重」;其三釋為「厚」。謹按:此從讀為「重」之說。

<sup>66</sup> 面,從陳劍〈拼合編聯〉、何有祖〈試讀〉皆改釋為「面」,再從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118「面」讀為「勉」,又從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19「勉」訓為「盡力」。

<sup>67</sup> 嚯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0 共有二說,其一同「讙」、「喚」,訏也;其二讀為「勸」,勸說也。謹按:此從讀為「勸」之說。簡文「皆見(得)亓(其)嚯(勸)而程(強)之」,此句之主語應為「民」,今省略。

<sup>69</sup> 送,李銳〈札記〉、福田哲之〈結構編聯〉皆讀為「尊」。謹按:此說有其合理性, 惜因下文殘缺,辭例不明,難以確切證實。

<sup>70</sup> 复而輮之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0 讀為「作而乘之」,「乘」訓作「繼承」。謹 按:此說可從,簡文意謂「先人制訂的規範,後人應當善加繼承」。

<sup>71</sup> 善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0 共有三說,分別訓作「善化」、「喜愛」與「成功」。 謹按:本章兩個「善」字,皆官訓作「喜愛」或「讚許」。宋·洪興祖,《楚辭補注》

### 三、疑難字詞考釋

#### 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01-202:「台」讀爲「治」,「順」同「脜」,「脜」可訓作「輭」、「面色和柔兒」、「面和」、「柔」、「溫」等義。

季旭昇〈芻議上〉:讀爲「司擾」,「擾」有「柔」、「訓化」義,「司擾」 意謂「負責訓育教化」,孔子一生從事教育工作,正是負責教育馴化的人。

陳偉〈零釋〉:讀爲「貽羞」,可與《上博三》〈仲弓〉簡 26「恐貽吾子 羞」參昭。

<sup>〈</sup>離騷〉(北京:中華書局,1983):「亦余心之所善兮,雖九死其猶未悔。」,頁 14。 《漢書》〈霍光傳〉:「善善及後世,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。」顏師古注:「善善者,謂褒寵善人也。」卷 68,頁 2950。

<sup>72</sup> 貞,陳斯鵬〈史弁續辨〉讀為「使」,訓作「用」。

<sup>73</sup> 灋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為「廢」,訓作「荒廢」。

<sup>74</sup> 汝,陳偉〈零釋續〉釋作「路」,讀作「格」,訓作「糾正」、「匡正」。

<sup>75</sup> 脒,陳偉〈零釋續〉隸作「眯」,讀為「敉」,訓作「安撫」。

<sup>77</sup> 因,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127 訓作「因襲」。

<sup>78</sup> 古,陳偉〈零釋〉讀為「故」,指「舊典」、「成例」。

<sup>79</sup> 冊,陳偉〈零釋續〉釋為「冊」,讀為「迹」,訓作「遵循」、「仿效」。

<sup>80</sup> 章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6 共有二說,其一訓作「法規條款」,其二讀為「彰」、 訓作「顯著」。謹按:此從讀為「彰」、訓作「顯著」之說。

<sup>81</sup> 順,陳劍〈拼合編聯〉讀為「擾」,訓作「柔服」。

<sup>82</sup> 啻,季旭昇〈芻議上〉改釋。

<sup>83 △ 5,</sup> 不識, 待考。

楊澤生〈十二則〉:可有兩讀,其一讀爲「治擾」,「擾」有「柔順」義; 另一讀爲「治優」, 猶如「政優」、「什優」。

林素清〈札記〉:「柔」、「辱」聲音相近,「辱」與「羞」音近義同,「順」字或可直接讀爲「辱」,「唯子之貽羞(辱)」與「恐貽吾子羞(辱)」語意同,是客氣請教用語,先秦時代有身分地位者之雅言。

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33-34、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58-59:贊成讀爲「貽羞」。 唐洪志《校理》頁 9-10、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 21-22:贊成讀爲「司 擾」。

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28-229: 認為「司擾」、「治擾」、「治優」皆可讀通簡文,但比較傾向前二說,原因在於孔子終身關注教育問題,對於民務非常熟稔,所以季康子才向孔子請教。

謹按:由上引諸家說法可知,陳偉〈零釋〉讀爲「貽羞」之說,因可與 《上博三》〈仲弓〉26號簡「恐貽吾子羞」參照,而廣爲學者所採信。但高 榮鴻《疏證》頁229已指出,〈仲弓〉簡文所述情境與本簡不同,仲弓爲孔 門弟子,若無法勝任工作,就會打壞孔子聲名,而季康子並非孔門弟子,不 存在讓孔子蒙羞的問題,二者難以互爲佐證,「貽羞」之說仍非定論。

楊澤生〈十二則〉提出的「治擾」、「治優」二說,全都強調孔子擁有亮眼的政治實踐績效。然而,查考孔子一生,雖有報國熱血,也有崇高的政治理想,但真正參與政治的時間,大約只有四年多而已,其後即因與當權者理念不合,離開魯國,周遊列國,直到六十八歲時,雖被季康子迎回魯國,卻依舊未能獲得重用。根據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195-196 研究結果可知,本篇竹書主要記載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歸魯後的事跡,時間大約是在魯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(公元前 484- 前 479 年)之間,此時孔子剛剛結束長達十四年顚沛流離的歲月,這樣落魄的政治績效,看在掌握實權的季康子眼中,恐怕不會給予「治擾」或「治優」的評價。

季旭昇〈芻議上〉讀爲「司擾」,並將此二字理解爲「負責訓育教化」, 認爲孔子正是負責教育馴化的人。惟本篇竹書由季康子問於孔子:「羣=(君子)之從事者於民民之<u>上,君子之大務何</u>?」開篇,由這個提問可以體會 得知,季康子最關心的議題應該是如何落實「君子之大務」,在這樣的對話 情境中,季康子似乎不太需要特別強調孔子是個負責訓育教化的人。 簡文「ଶ順」二字,筆者認爲應讀作「貽謨」。「ଶ」从「台」聲,可通假爲「貽」。「順」即「脜」字,《說文》:「脜,讀若柔。」又李家浩曾指出「順」與「擾」古音相近可以通用。<sup>84</sup>「柔」、「擾」古音在日紐幽部,應可通讀爲明紐之部的「謨」。日、明二紐同屬濁鼻音,經常互相往來,例如「柔」(日紐幽部)从「矛」(明紐幽部)得聲、「彌」(明紐脂部)从「爾」(日紐脂部)得聲、《上博二》〈容成氏〉簡 38「閏」(日紐眞部)讀爲「門」(明紐文部),皆可爲證。幽、之二部旁轉,傳世古籍多有通假例證。<sup>85</sup>

簡文「唯」字,表示希望、祈使之意,如《史記》〈廉頗藺相如列傳〉:「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」,《漢書》〈外戚傳‧趙后〉:「陛下未有繼嗣,子無貴賤,唯留意!」「台(貽)」訓作「贈送」,如《詩》〈邶風‧靜女〉:「靜女其變 貽我彤管。」「謨」可依《說文》訓作「議謀」,徐鍇《繫傳》曰:「慮一事、畫一計爲謀,汎議將定,其謀曰謨。」簡文「唯子之台頂」,讀作「唯子之貽謨」,意思是說「期盼孔子能惠賜治理民務的謀略」。

#### [二]斤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3:讀爲「謹」,可理解爲「仁」、「明察」、「謹愼」等意思。

李天虹〈札記〉:整理者或疑讀爲「謹」,「謹」有「恭敬」意,但從前文「以書」、「以誌」的用語看,讀爲「謹」似有不妥,姑存疑待考。

何有祖〈零釋二則〉:讀作「謹」,認為楚簡論及言行時多用「謹」字, 郭店《緇衣》33號簡「愼於言而慬(謹)於行」可證。

范常喜〈札記三則〉:「謹」多用爲「謹慎」、「慎重」義,引申而有「約束」、「禁止」義,簡文「夫義(儀)者,以斤(謹)君子之行也」,大意似爲「禮儀,是用來約束君子行爲的」。

廖名春〈研究〉:「斤」訓作「明察」,與「夫書者,以著君子之德也」 之「著」、「夫詩者,以誌君子之志」之「誌」義近。

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52-54: 贊成訓作「明察」。

唐洪志《校理》頁16:贊成讀爲「謹」,訓作「約束」。

<sup>84</sup>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學中文系編,《九店楚簡》(北京:中華書局, 2000),頁103。

<sup>85</sup> 陳新雄,《古音研究》(臺北:五南圖書出版公司,1999),頁 323、457。

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100-101: 贊成讀作「謹」。

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 39-40:「斤」本身即有「明察」、「審慎」之意。 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35:原本考慮讀爲「記」,訓作「記載」、「記錄」, 其後因缺乏通假例證而放棄此說。

謹按:關於「斤」字的釋讀問題,目前學界意見可以大致區分成兩派: 一派如字讀爲「斤」,訓作「明察」義:另一派讀爲「謹」,又分別訓作「謹慎」、「恭敬」、「約束」、「禁止」等義。

讀爲「斤」之說不可信,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35 已指出,「斤」訓作「明察」義,僅見於「斤斤」二字連言時,與簡文「斤」字單用的情況明顯有別。

「筷」字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2 讀爲「誌」,訓作「記誌」。濮氏此說,學者皆無異辭。「箸」字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12 讀爲「著」,訓作「顯揚」、「顯示」:李天虹〈札記〉讀爲「書」,訓作「記載」。「記載」爲中性詞,且無主動展示的意涵,最能與前述將「筷(誌)」訓爲「記誌」之說搭配,二者皆不帶價值評斷色彩。相對而言,「顯揚」帶有價值肯定色彩,「顯示」帶有主動展示的意涵,皆較難與「筷」字搭配。因此,由「筷」字的詞義來看,位置與之相當的「箸」字,較有可能讀爲中性詞「書」。

「等」讀爲「誌」、訓作「記誌」,「箸」讀爲「書」、訓作「記載」,這兩個詞義的交集點,在於二者皆可表示「事物再現」之義。由「箸」、「等」二字的詞義來看,修辭位置與之相當的「斤」字,其詞義也應與「事物再現」有關,顯然不宜訓爲「謹慎」、「恭敬」、「約束」或「禁止」等義,所以讀爲「謹」之說恐難成立。

「斤」字古音在見紐文部,若從「事物再現」的觀點考慮,其通讀至少可以容許如下三種假說:其一,如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35 所構思的,讀爲

「記」(見紐之部),訓作「記載」、「記錄」。<sup>86</sup>其二,讀爲「言」(疑紐元部),訓作「記載」,如《左傳》〈隱公元年〉:「段不弟,故不言弟。」《漢書》〈藝文志〉:「武帝時,河間獻王好儒,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,以作樂記。」<sup>87</sup>其三,讀爲「顯」(曉紐元部),訓作「彰顯」。<sup>88</sup>

上述三種假設,不容諱言,都還各自存在一些缺陷。讀爲「記」之說,語意雖然貼切,但先秦文獻欠缺「斤」聲與「己」聲通假之例。讀爲「言」之說,雖有「斤」聲與「言」聲通假的例證予以支持,但相關例證甚爲罕見;讀爲「顯」之說,雖可與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將「箸」訓解作「顯揚」、「顯示」之說搭配,但「彰顯」義與「事物再現」之義距離較遠,且此說帶有價值肯定色彩,較難與中性詞「符(誌)」字搭配。綜合考量的結果,目前筆者比較傾向讀爲「言」、訓作「記載」之說。

#### (三) △1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32:隸作「發」,不見於字書,疑讀爲「然」。 季旭昇〈芻議上〉:上从「乘」或「叕」,下从「狀」,很難判斷爲何字, 若配合下文似可考慮讀爲「乘」。

禤健聰〈零札二〉:上从「虍」旁,左上一撇筆爲墨痕。

唐洪志《校理》頁 23、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 53-54: 隸定作「虡」, 讀爲「然」。

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63-64: 贊成季旭昇隸定,訓讀待考。

白海燕《集釋》頁73:此爲「然」之繁構。

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14:上部不从「虍」旁,而是从「乘」旁或「叕」 旁。

謹按:「△1」的上半部構形不明,目前有从「癶」、「乘」、「叕」、

<sup>86</sup> 古韻文部與之部往來的例證,參閱陳劍,〈甲骨金文舊釋「尤」之字及相關諸字考釋〉,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(北京:線裝書局,2007),頁75-76。

<sup>87 「</sup>斤」聲可與「言」聲互作,如《宋本玉篇》:「狺,同沂。」(頁 432)段玉裁《說 文解字注》:「狺,即沂字。」

<sup>88</sup> 从「斤」得聲之字可讀為「顯」,例如《管子》〈小問〉:「夫欣然喜樂者,鐘鼓之色也。」《呂氏春秋》〈重言〉作「顯然喜樂者,鐘鼓之色也。」,「欣」即寫作「顯」。 顏昌嶢,《管子校釋》(長沙:岳麓書社,1996),卷16,頁422。陳奇猷,《呂氏春 秋校釋》(上海:學林出版社,1995),頁1157、1164。

「虍」四種說法。「癶」、「叕」二旁,字形差距較大,其說應可排除。至於「乘」、「虍」二旁,又見於本篇竹書簡 4「虧」字與簡 12「乘」字,其原篆作下揭形體:

簡4「虛」	簡12「乘」
MA	灣

「 $\triangle 1$ 」上半部形體,與「乘」、「尼」二旁比較的結果,各有相似與相異之處,目前仍無法明確判定應採哪一種說法。「 $\triangle 1$ 」上半所从,若是「乘」旁,則爲前所未見的不識字:若是「虍」旁,則爲楚簡習見的「處」字。綜合研判的結果,筆者傾向將「 $\triangle 1$ 」隸定作「處」,其所从「虍」旁書寫較爲草率,而「虍」旁左上角那道撇筆,可能即如禤健聰所猜測,是不小心沾染的墨痕,並非該字原有筆畫。

「處」字亦見於《郭店楚墓竹簡》〈語叢一〉,共出現七次,皆讀爲「然」, 其辭例分別作「然後」或「其然」,據此可知「處」字應分析作从虍、狀聲。 本篇竹書讀爲「然」之字,在暫時扣除簡 21 的「 $\triangle$ 1」之後,尚有如下 四例:

- (1) 季庚(康)子曰:「狀(然)。亓(其)室〈宗〉人亦曰:『古之為 【簡14】邦者必己(以)此。」【簡15A】
- (2) 孔=(孔子)曰:「言則妣(美)矣。然【簡 15A】異於丘斎=(之 所)昏(聞)。」
- (4)堂(當)亓(其)曲以城(成)之,狀(然)則邦坪(平)而民順 (擾)矣,此羣=(君子)從事者之所啻△5也。【簡 23】

例(1)爲動詞,表示「同意對方」之意;例(2)爲連詞,表示轉折關係,相當於「然而」;例(3)、例(4)爲連詞,表示承接關係,相當於「於是」或「然後」。就文字構形來看,例(2)寫作「然」,其餘三例皆作「狀」,未有寫作「處」的例子。這個現象大概反映,「處」與「狀」的記詞功能有別,它們可能不是一字異體的關係。

「△1」从狀得聲,其在本篇竹書中的用法,可以容許兩種不同釋讀:其

一,讀爲「然」,表示「同意對方」之義,如《論語》〈雍也〉:「子曰:『雍之言然』。」其二,讀爲「赧」,如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》〈戰國縱橫家書·翳皮對邯鄲君章〉:「頳然進其左耳而後其右耳」、「夫頳然見於左耳,亹(翳)皮已計之矣。」這兩個「然」字,白於藍皆讀爲「赧」。 89《史記》〈周本紀〉:「子赧王延立」,司馬貞《索隱》謂《尚書中候》以「赧」爲「然」,鄭玄云:「然讀曰赧」,亦可佐證。「赧」可訓作「憂懼」,如《國語》〈楚語上〉:「夫子踐位則退,自退則敬,否則赧。」韋昭注:「赧,懼也。不自退,則常憂懼。」

本篇竹書「強權失衆」章,包含簡8+21+22A+13+14+15A+9+10A+10B,其內容爲季康子向孔子請教「居邦家之術」的對話。該章簡8+21+22A+13前半的主語雖已亡佚,但由簡13後半「孔子曰」的答話可以逆推得知,前述那幾支簡文應是記載季康子轉述艾殹含所提倡的強權治國說。在強權治國說的論述脈絡中,簡21「則民康之」的「康」字,比較有可能讀爲「赧」、訓爲「憂懼」,而與簡13的「民必備(服)矣」前後呼應,共同強調以強權治國則民將憂懼而順服。

所謂「苛政猛於虎」,「康」可能是爲面對強權而心生憂懼所造的專字,所从「虍(虎)」旁則爲政治強權的象徵,本篇竹書「康」字即用其本義。至於前述《郭店》〈語叢一〉「康」讀爲「然」的例子,則應理解爲音近通假的關係。

### [四] 玄曾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32:將「曾」前之字釋作「予」,認爲「予」可讀爲「諛」,訓作「諂媚之言」;「曾」可讀爲「憎」,訓作「憎惡」,也可讀爲「譖」,全句意謂「不信諂媚之言,不信惡意之語。」又說:「予」或讀爲「舒」,訓作「發洩」。

陳劍〈編聯問題〉: 前一個字改釋作「玄」, 無說。

范常喜〈札記三則〉:讀作「玄繒」,認爲「繒」是古代絲織品的總稱,亦可用作祭祀時的幣帛,該句簡文意謂「不要相信玄繒這些祭品」。90

<sup>89</sup> 白於藍,〈戰國縱橫家書「顏」字考〉,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02.4(2002.7): 38-39。

<sup>90</sup> 此則收錄於范常喜,〈上博楚竹書文字補釋八則〉,《古文字研究》27(2008.9): 424。

王化平〈札記六則〉: 讀作「眩層」,「層」訓作「高」, 該句簡文意謂「不要相信天花亂墜的言語」。

唐洪志《校理》頁23-24: 贊成隸作「玄曾」,詞義待考。

許慜慧《季康子研究》頁 65: 疑讀作「姦讒」,義爲「讒言」,該句簡文意謂「不要相信讒言」。

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54:前一個字從陳劍改釋爲「玄」,無說。

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37-238: 讀作「姦雄」,認爲簡文「毋信姦雄,因邦之所賢而興之」,正可與《荀子》〈非相〉「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,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,上不足以順明王,下不足以和齊百姓……夫是之謂姦人之雄。」互相對照。

謹按:「曾」前之字,學者已有共識,認爲應從陳劍之說,改釋作「玄」。至於「曾」字的讀訓問題,則需由下文「墾」字來推敲。

簡 21「毋信玄曾,因邦斎 = (之所) 臤(賢)而墾之」,其中的「墾」字目前有兩種說解。其一,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32 讀作「興」,認爲簡文意謂「因君能辨諛憎而納諫,納諫則邦之所以興,拒諫則邦之所以喪」。其二,范常喜〈札記三則〉讀作「舉」,訓作「推舉」,認爲簡文是「孔子告誠季庚子要興賢而不要一味地相信祭祀」,其主張跟孔子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思想一致。黃武智《禮記類》也贊成讀作「舉」,認爲「舉賢」是先秦古書常見用語。「墾」字,無論讀作「興」或「舉」,在楚簡中都有不少通假例證,是以此二說皆有成立的可能性。91

在本篇竹書「強權失衆」章中,季庚子所引述的絨國含治理邦家之術,主張在位君子若能自強自立,賞罰嚴明,人民自然畏懼臣服。簡 21 + 22A 云:「大皋(罪)殺之,壓(中)皋(罪)型(刑)之,少(小)皋(罪)罰之。」這是在說嚴刑峻罰的面向,三個並列的「之」字,所指代的對象皆爲人民。相對而言,上文簡 21 云:「毋信玄曾,因邦產=(之所) 臤(賢)而整之」,應是在說任用人才的面向,句末「墾」字後面的「之」字,其所指代的對象也應是人,而且是「邦之所賢」的特定人才,不太可能是指邦國。「興」、「舉」二字的詞語搭配有別,「興」主要搭配邦國,而「舉」主要搭配人,在「強權失衆」章的敘述脈絡中,「舉」字官讀爲「舉」。

<sup>91</sup> 白於藍,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,頁 196-197「舉與舉」、頁 617「舉與 興」。

簡 21 的「毋信玄曾」,其後緊接「因邦壽=(之所) 臤(賢) 而墾(興)之」,此二句簡文顯然是在講同一件事情。後句簡文強調君子應致力提拔「邦之所賢」的特定人才,則前句簡文應當也是在講任用人才之事,實與孔子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思想無涉。因此,「玄曾」的通讀問題,應改由任用人才的理路來思考。

簡文「玄」,可從王化平〈札記六則〉之說,讀爲「眩」。「眩」有「迷惑」、「惑亂」之義,如《楚辭》〈惜誓〉:「方世俗之幽昏兮,眩白黑之美惡。」《漢書》〈元帝紀〉:「且俗儒不達時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於名實,不知所守。」簡文「曾」,可從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又說,讀爲「譖」。古音「曾」屬精紐蒸部或從紐蒸部,「譖」屬莊紐侵部。正齒音莊系四紐,古讀同齒頭音精系四紐。<sup>92</sup>蒸、侵二部旁轉,主要元音相同,經常合韻與通假。<sup>93</sup>就音理而言,「曾」應可讀爲「譖」。「譖」有「誣陷」、「讒毀」之義,如《詩》〈小雅‧巷伯〉:「彼譖人者,誰適與謀?」《公羊傳》〈莊公元年〉:「夫人譖公於齊侯」。

綜上所述,簡文「毋信玄(眩)曾(譖)」句,「眩譖」所指涉的對象,可能是人,也有可能是言論。若採前說,則該句簡文意謂「不要信任會眩亂是非的人,也不要信任會誣陷他人的人」;若採後說,則該句簡文意謂「不要相信眩亂是非的言論,也不要相信惡意誣陷他人的言論」。

### 〔五〕 宝〈宗〉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2:將簡文斷讀爲「狀(然)亓(其)宔(主) 人亦曰」,無說。

李銳〈札記〉:將簡文斷讀爲「然。其囑人亦曰」,無說。

冀小軍〈補說〉:「囑」用爲「囑咐」、「叮囑」之義時,多有告誡義,且 下文都會揭示該如何去做,反觀此處簡文下文云:「古之爲邦者必以此」,顯 然沒有告誡之義,所以「宔」應改讀爲「主」,「主人」指紋啜含。

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75-76、唐洪志《校理》頁 25:贊成冀小軍之說。

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77: 贊成李銳的句讀,「宝(主)人」指與紱殹含有 某種關係的人,具體含義待考。

<sup>92</sup> 陳新雄,《古音研究》,頁637-644。

<sup>93</sup> 陳新雄,《古音研究》,頁342、473。

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 60-61: 讀爲「主」,「主人」指紱颬含的國君。 高榮鴻《疏證》頁 239: 簡文「其」爲代詞,指紱颬含,「主人」可能 指紱颬含的長官。

謹按:讀爲「囑」之說的缺失,前引冀小軍〈補說〉已有精闢的評論, 這裡不再贅述。

至於讀爲「主」之說,其疑點在於簡文「主人」的身分難以確認。冀小軍〈補說〉、許慜慧《研究》都認爲指紋酸含,但由簡文的文意脈絡來看,代詞「其」應是指代紋酸含,所以「其主人」就不可能再指紋酸含本人。白海燕《集釋》認爲指與紋酸含有某種關係的人,所謂「有某種關係的人」,具體指代對象語焉不詳。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認爲指紋酸含的國君,但此說無法由簡文直接予以證實。高榮鴻《疏證》認爲指紋酸含的長官,但先秦典籍未見以「主人」指代不特定長官的用法。由於「主人」的身分難以確認,是以簡文「主」字能否讀爲「主」,仍須存疑。

由殷墟甲骨文來看,「示」與「主」本為一字,同作「丁」(《合集》 14844)、「丁」(《合集》 14831)、「貳」(《合集》 27412)等形。<sup>94</sup> 唐蘭認為卜辭「示」、「宗」、「主」實為一字,「示」之與「主」,「宗」之與「宝」,皆一聲之轉。<sup>95</sup> 陳夢家也認為卜辭「示」字應是石主的象形,即後世「主」字所從來,卜辭的「示壬」、「示癸」,實即見於《史記》〈殷本紀〉的「主壬」、「主癸」,足爲佐證。<sup>96</sup> 春秋以降,「主」字多在中豎畫加粗點或短橫,乃與「示」字產生比較明顯的區別。<sup>97</sup>

本篇竹書「宝」字的構形,與楚簡習見的「宗」字頗爲相似,此二字分 別寫作下揭形體:

<sup>94</sup> 郭沫若主編,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,《甲骨文合集》(北京:中華書局, 1999)。

<sup>95</sup> 轉引自李孝定,《甲骨文字集釋》(臺北: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,1991),頁41。

<sup>96</sup> 陳夢家,《殷虛卜辭綜述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88),頁440。

<sup>97</sup> 何琳儀,《戰國古文字典——戰國文字聲系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98),頁 356-357。



「宝」、「宗」二字構形相似,在傳抄過程中容易訛混。例如,《左傳》〈莊公十四年〉原繁對鄭厲公曰:「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。社稷有主,而外其心,其何貳如之?」引文中的「宗祏」,疑即「宝祏」之誤;又如,《禮記》〈祭法〉曰:「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譽,祖顓頊而宗堯;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縣,祖顓頊而宗禹;殷人禘譽而郊冥,祖契而宗湯;周人禘譽而郊稷,祖文王而宗武王。」類似的文字還見於《國語》〈魯語上〉:「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,郊堯而宗舜;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,郊縣而宗禹;商人禘舜而祖契,郊冥而宗湯;周人禘嚳而郊稷,祖文王而宗武王。」這兩段引文的「宗」字,皆疑爲「宝」之誤字。 98 有鑒於此,筆者懷疑本篇竹書「宝人」原本應作「宗人」,只因「宗」、「宝」二字形近,書手一時失察,遂將「宗」字誤書爲「宝」。又由「主」與「示」二字同源分化的關係來看,本篇竹書「宝」字也有可能是早期抄本「宗」字的不遺。

「宗人」一詞,見於歷代典籍,指同宗族之人。例如,《史記》〈田敬仲 完世家〉:「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,與三晉通使,且以有齊國。」 南朝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〈任誕〉:「諸阮皆能飲酒,仲容至宗人間共集,不 復用常杯斟酌。」《白虎通》〈宗族〉:「宗者,何謂也?宗尊也,爲先祖主也, 宗人之所尊也。《禮》曰:『宗人將有事,族人皆侍。』」

本篇竹書「寬政安民」章的前半章,先記載季康子向孔子轉述紱颬含所 主張的「凥(居)邦冢(家)之述(術)」,孔子回應說:「戱(且)夫殹含 之先=(先人),薨(世)三代之連(傳)夏(史),幾(豈)敢不占(以)亓 (其)先=(先人)之連(傳)等(志)告。」季康子接著表示:「狀(然)。 亓(其)宝人亦曰:『古之爲邦者必占(以)此。』」在季康子與孔子這段對 話中,「宝人」與「先人」前後搭配,二者之詞義必有相當程度的內在聯

<sup>98</sup> 張世超,〈佔畢脞說(七)〉,「復旦」網,2012.3.7,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 SrcShow.asp?Src\_ID=1795(2015.2.2 上網檢索)。

繫。簡文「主人」一詞,若爲「宗人」之誤書或孓遺,則「宗人」與「先人」 正好可以前後呼應。

#### 〔六〕寒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34:釋作「懷」,無說。

季旭昇〈芻議上〉:隸定作「惠」,即「威」或「畏」之異體,可讀爲「威」,簡文「相威毀」即「互相威脅毀滅」。

何有祖〈試讀〉:釋讀作「威」,簡文「邦相威毀」意謂「亂邦之間會互 相威脅毀滅」。

唐洪志《校理》頁 19:釋作「愧」,並引其師白於藍之說,讀爲「壞」, 無說。

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109: 贊成季旭昇之說。

白海燕《集釋》頁87:讀作「威毀」,無說。

謹按:古代典籍未見「威毀」一詞,亦未見「威」訓作「威脅」之例。此字應隸定作「惌」,从「鬼」(見紐微部)得聲,可讀爲「虧」(溪紐歌部)。《爾雅》〈釋詁〉:「虧,毀也。」《詩》〈魯頌‧閟宮〉:「不虧不崩」,鄭玄箋:「虧、崩皆謂毀壞也。」「虧」、「毀」爲同義詞,可組合成疊義複合詞「虧毀」。典籍曾見「虧毀」一詞,如《漢書》〈天文志〉:「日月薄食」,韋昭注:「往迫之爲薄,虧毀曰食也」。簡文「邦相虧毀」,意即「國家彼此互相損毀」。

### [七] 貞(變)

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頁 220: 讀爲「變」,無說。

李銳〈札記〉:讀爲「使」,無說。

陳偉〈零釋續〉: 讀爲「弁」, 訓爲「喜樂」。

許慜慧《研究》頁 121:釋作「使」,訓爲「從」,「先人之所使」意即「先人之所從」。

唐洪志《校理》頁17:讀爲「使」,無說。

陳斯鵬〈史弁續辨〉:從字形看,可釋爲「弁」,在簡文中疑當「史」字 用,讀爲「使」,訓爲「用」,簡文「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史(使),亦 史(使)之」意謂「先人所信用任使的,也遵從著信用任使之。」

白海燕《集釋》頁 111-112:釋作「史」,讀爲「使」。

李丹丹《集釋研究》頁 42-43:讀爲「使」。

黃武智《禮記類》頁158:讀爲「事」,訓作「爲事」、「行事」。

謹按:楚簡「史」、「弁」二字,雖有明顯的區別特徵,但因二者構形相似,經常訛混,必須回歸辭例,方可逐一辨明。99

本篇竹書簡 12-15B 云:「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善,亦善之;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貞,亦貞(變) 之: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啞(惡),勿貞;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灋(廢),勿起(起)。」第一個「貞」字,陳偉〈零釋續〉讀爲「弁」、訓爲「喜樂」,此說的缺失,陳斯鵬〈史弁續辨〉已有精闢的評論,陳斯鵬認爲該段簡文中兩個「弁」字的語法地位,應與「善」、「惡」、「廢」、「起」等字相當,既可用於「所」字結構,又可帶賓語,其所表示的應該是及物動詞,而弁樂之「弁」似未見這樣的用法。

簡 12-15B 這段簡文,係由四個排比句所組成,簡文「所善」與「善之」、「所貞」與「貞之」、「所惡」與「勿貞」、「所廢」與「勿记(起)」,兩兩相對成文。仔細觀察這四組詞語,不難發現它們內在的邏輯關聯性,應是依據道德(或施政)評價的高低排列,第一組「所善」與「善之」評價最高,第四組「所廢」與「勿记(起)」評價最低,介於中間的第二、第三兩組,「所貞」與「貞之」應當比較偏向正面評價,「所惡」與「勿貞」則是比較偏向負面評價。

「所貞」、「貞之」、「勿貞」這三個詞語,若由道德(或施政)評價的角度 切入考慮,可依序讀爲「所變」、「變之」、「勿使」,前面兩個「貞(變)」字 皆訓作「變革」,後面那個「貞(使)」字則訓作「用」。這段簡文意謂:「先 人所讚許的,我們也要給予肯定;先人所變革的,我們也要繼續變革;先人 所厭惡的,我們也要予以排斥;先人所廢止的,我們也不要重新推動。」這 段簡文的主旨,應是孔子勉勵在位君子必須秉承先人遺訓來治國。

### 四、結語

本文致力於《上博五》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簡文通釋工作,並特別針對

<sup>99</sup> 謝例霓,「郭店楚簡〈老子〉訓詁疑難辨析」(南投: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, 2002),頁 47-61。謝例霓,《郭店楚簡〈老子〉訓詁疑難辨析(增訂本)》(臺北: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,2013),頁 11-27。

其中七處疑難字詞詳加考釋,所得初步結論如下:

- 1. 簡 1「唯子之 制 」,「 制 頂 」 宜 讀 作 「 貽 謨 」, 該 句 簡 文 意 謂 「 期 盼 孔 子 能 惠 賜 治 理 民 務 的 謀 略 」。
- 2. 簡 6-7:「夫箸=(書者), 占(以) 箸羣=(君子)之悳(德)也。 夫時(詩)也者, 占(以) 筷羣=(君子)志=(之志)。夫義(儀)者, 以斤羣=(君子)之行也。」這段簡文內含三組排比句,「箸」、「筷」、「斤」 三字所處的語法位置相同,「筷」應讀爲「誌」、訓作「記誌」,「箸」應讀爲 「書」、訓作「記載」,「斤」宜讀作「言」、訓作「記載」,其詞類、詞義都密切相關,皆爲藉由文字書寫以再現事物的中性詞。
- 3. 簡 21「則民 $\triangle$ 1 之」,「 $\triangle$ 1」疑應隸定作「&」,讀作「&4」,訓作「憂懼」,該句簡文意謂「則人民將感到憂懼」。
- 4. 簡 21「母(毋)信予曾」,「予」字原整理者誤釋,應從陳劍之說改釋作「玄」。「玄曾」疑應讀作「眩譖」,其所指涉的對象,可能是人,也有可能是言論。若採前說,則簡文意謂「不要信任會眩亂是非的人,也不要信任會誣陷他人的人」;若採後說,則簡文意謂「不要相信眩亂是非的言論,也不要相信惡意誣陷他人的言論」。
- 5. 簡 14「亓(其) 宝人亦曰」,「宝人」疑本作「宗人」,因形近而誤書。「宗人」是指同族之人,可與前文的「先人」前後呼應,該句簡文意謂「其族人也這麼說」。
- 6. 簡 22B「邦相惠毀」,「惠毀」疑應讀作「虧毀」,該句簡文意謂「國家彼此互相損毀」。
- 7. 簡 12-15B:「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善,亦善之;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貞, 亦貞(變) 之;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亞(惡),勿貞; 先=(先人) 斎=(之所) 灋(廢),勿起(起)。」這段簡文由四個排比句所組成,其中「所善」與「善之」、「所貞」與「貞之」、「所惡」與「勿貞」、「所廢」與「勿起(起)」,兩兩相對成文,這四組對文依據道德(或施政)評價的高低排列:第一組「所善」與「善之」評價最高;第四組「所廢」與「勿起(起)」評價最低;第二組「所貞」與「貞之」偏向正面評價,這兩個「貞」字應讀作「變」、訓作「變革」;第三組「所惡」與「勿貞」偏向負面評價,這個「貞」字應讀作「使」,訓作「用」。這段簡文是孔子勉勵在位君子應秉承先人遺訓來治國,簡文意謂:「先人所讚許的,我們也要給予

肯定;先人所變革的,我們也要繼續變革;先人所厭惡的,我們也要予以 排斥;先人所廢止的,我們也不要重新推動。」

#### 後 記

本文撰稿過程中,曾與蘇建洲、高佑仁、趙苑夙、高榮鴻、賴怡璇等多位學友討論,初稿於「紀念周法高先生百年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」(臺中: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,2014年11月22-23日)宣讀時,又蒙特約討論人季旭昇先生惠賜高見,其後又得到《漢學研究》兩位匿名審查先生多所指正,謹此一併申謝。

2015年2月3日

### 附錄 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研究論著簡稱表

作者	篇名及網址	論著出處	論著代稱		
濮茅左	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釋 文考釋	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			
		(五)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	濮茅左〈釋文考釋〉		
	入勺	2005),頁 195-235。			
季旭昇	上博五芻議(上)	「簡帛」網,2006.2.18。	季旭昇〈芻議上〉		
子/医开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	ow_article.php?id=195 (2015.2.2	上網檢索)		
陳剣	談談《上博五》的竹簡	「簡帛」網,2006.2.19。	陳劍〈拼合編聯〉		
	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		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04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	〈季康子問於孔子〉與	「簡帛」網,2006.2.19。	何有祖〈試讀〉		
何有祖	〈姑成家父〉試讀		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	ow_article.php?id=202 (2015.2.2	上網檢索)		
	上博五〈季康子問於孔	「簡帛」網,2006.2.20。	陳偉〈零釋〉 <sup>100</sup>		
陳 偉	子〉零釋	商舟」柄、2006.2.20。	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10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李天虹	讀〈季康子問於孔子〉	「簡帛」網,2006.2.24。	李天虹〈札記〉		
	札記	「	子八虹 \ 们记/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29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
<sup>100</sup> 此文亦收錄於陳偉,《新出楚簡研讀》(武漢:武漢大學出版社,2010),頁 223-228。

作者	篇名及網址	論著出處	論著代稱		
禤健聰	上博楚簡(五)零札(一)	「簡帛」網,2006.2.26。	禤健聰〈零札一〉		
彻)性呢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26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禤健聰	上博楚簡(五)零札(二)	「簡帛」網,2006.2.26。	禤健聰〈零札二〉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	now_article.php?id=238 ( 2015.2.2	2上網檢索)		
	讀〈季康子問於孔子〉	「Confucius2000」網,2006. 2.	李銳〈札記〉		
李 銳	札記	26 °			
	http://www.confucius200	0.com/admin/list.asp?id=2272 (20	015.2.2 上網檢索)		
李鋭	讀上博 (五)補札	「Confucius2000」網,2006. 2. 28。	李銳〈補札〉		
	http://www.confucius200	0.com/admin/list.asp?id=2275 ( 20	015.2.2 上網檢索)		
	〈季康子問於孔子〉零		陳偉〈零釋續〉		
陳 偉	釋 (續)	「簡帛」網,2006.3.2。	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	ow_article.php?id=255 (2015.2.2	上網檢索)		
何有祖	《上博五》零釋二則	「簡帛」網,2006.3.3。	何有祖〈零釋二則〉		
刊有性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	iow_article.php?id=256 (2015.2.2	2上網檢索)		
	上博四〈內禮〉附簡、				
	上博五〈季康子問於孔	「簡帛」網,2006.3.7。	福田哲之〈歸屬〉		
福田哲之	子〉第十六簡的歸屬問	間吊」梢,2006.3.7。			
	題		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71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	讀上博 (五) 〈季康子		牛新房〈瑣議〉		
牛新房	問於孔子〉瑣議	「簡帛」網,2006.3.9。	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77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担選中		「簡帛」網,2006.3.20。	楊澤生〈十二則〉		
楊澤生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96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劉國勝	上博(五)零札(六則)	「簡帛」網,2006.3.31。	劉國勝〈零札六 則〉 <sup>101</sup>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07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單育辰	上博五短札(三則)		□ 工档版系 / □ 單育辰〈短札三則〉		
		「闽市」啊,2006.4.50。  ow_article.php?id=333(2015.2.2			
	(季庚子問於孔子) 補	iow_arucic.pnp/10-555 \2015.2.2	·		
冀小軍	説	「簡帛」網,2006.6.26。	冀小軍〈補說〉		
	F/ G	 	L		
L	intep.//www.conn.org.on/onow_article.php:1d=012 \2010.2.2 \_m\maxx/				

<sup>101</sup> 此文修訂後,改以〈上博竹書(五)零箚五則〉為題,收錄於丁四新主編,《楚地簡 帛思想研究(三)》(武漢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7),頁 102-105。

作者	篇名及網址	論著出處	論著代稱		
劉樂賢	上博楚簡考釋三則	《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(上博簡卷)》,武漢:武漢 大學,2006.6.26-28。	劉樂賢〈考釋三 則〉 <sup>102</sup>		
范常喜	《弟子問》〈季庚子問於 孔子〉札記三則	「簡帛」網,2006.8.2。	范常喜〈札記三 則〉 <sup>103</sup>		
	-	ow_article.php?id=391 (2015.2.2	【上梢伮糸)		
廖名春	楚簡〈李康子問於孔子〉   研究	《中國古中世史研究》16(2006. 8): 5-27。	廖名春〈研究〉		
鍾 明	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 竹書(五)》研究概況 及文字編	長春: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 碩士論文,2006。	鍾明《文字編》		
李天虹	〈季康子問於孔子〉「訿」 字小議	「簡帛」網,2007.8.21。	李天虹〈訿字〉		
		ow_article.php?id=701 (2015.2.2	<b>2</b> 上稍檢索)		
王化平	讀上博五〈季康子問於 孔子〉札記六則	「簡帛」網,2007.10.30。	王化平〈札記六則〉		
	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740(2015.2.2 上網檢索)				
林素清	-	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 (三)》,頁 46-52。	林素清〈札記〉		
福田哲之	上博五〈季康子問於孔 子〉的結構與編聯	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(三)》,頁 53-69。	福田哲之〈結構編聯〉		
唐洪志	上博(五)孔子文獻校 理	廣州: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 學院碩士論文,2007。	唐洪志《校理》		
許慜慧	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 竹書(五)·季庚子問 於孔子》研究	臺北: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,2007。	許慜慧《研究》		
李守奎、 曲冰、 孫龍偉	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 書(一~五)文字編	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7。	李守奎等人《文字編》		

<sup>102</sup> 此文又收錄於丁四新主編,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(三)》,頁 199-200。

<sup>103</sup> 該文第二則討論《上博五》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簡 21「毋信予(諛)曾(憎)」,此則內容又見於范常喜,〈上博楚竹書文字補釋八則〉,《古文字研究》 27(2008.9): 424。

作者	篇名及網址	論著出處	論著代稱	
陳剣	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	「復旦」網,2008.2.28。	陳劍〈從政三	
	書《從政》篇研究(三題)	1发旦」	題〉104	
	http://www.guwenzi.com/	/SrcShow.asp?Src_ID=360 (2015	2.2 上網檢索)	
李銳	讀楚簡札記四則	《古文字研究》27(2008.9):	李銳〈札記四則〉	
子奶	祖廷间化品[四州]	382-386 °	学就〈化記四則/ 	
陳斯鵬	 	《古文字研究》27(2008.9):	陳斯鵬〈史弁續辨〉	
水舟  加局		400-406 °		
林清源	釋「葛」及其相關諸字	「復旦」網,2008.12.8。	林清源〈釋葛〉105	
小竹目が	<del>-</del> -	.cn/SrcShow.asp?Src_ID=563 (20	15.2.2 上網檢索)	
白海燕	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集	長春: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	白海燕〈集釋〉	
□1P43776	釋	<b>士論文,2009。</b>	口(母/// / 木/羊/	
黄武智	上博楚簡「禮記類」文	高雄: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	   黄武智《禮記類》	
典政日	獻研究	士論文,2009。	男以省《恒祀親》	
	香港中文大學藏戰國簡	「復旦」網,2010.6.7。	李松儒〈歸屬之一〉	
李松儒	的歸屬 (之一)	「发旦」		
	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	cn/SrcShow.asp?Src_ID=1176 (20	15.2.2 上網檢索)	
		2010 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成	林碧玲〈結構分析〉	
林碧玲	《上博五 · 季康子問於	果發表暨全國簡帛資料研討		
	孔子》新編與結構分析	會(臺北:臺灣師範大學,		
		2010.11.6) •		
李丹丹	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集	哈爾濱:哈爾濱師範大學漢語	李丹丹〈集釋研究〉	
	釋及相關問題研究	言文字學碩士論文,2010。		
高榮鴻	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	臺中: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	古火、油 // 7左 3次 \\	
	證	<b>士論文</b> ,2013。	高榮鴻《疏證》	
鄥可晶	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	《簡帛研究 2012》(桂林:廣西		
		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3),頁	<b>鄒可晶〈逐字〉</b>	
	「逐」字	20-33 °		

<sup>104</sup> 此文又收錄於卜憲群、楊振紅主編,《簡帛研究二〇〇五》(桂林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,2008),頁 30-43。

<sup>105</sup> 此文又收錄於《中國文字》新 34: 27-50。

#### 引用書目

#### 一、傳統文獻

漢·司馬遷,《史記》,臺北:鼎文書局,1981。

漢·班周,唐·顏師古注,《漢書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62。

漢·許慎,清·段玉裁注,《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》,臺北:洪葉文化公司,1998。

南朝梁·顧野王,《宋本玉篇》,北京:中國書店,1983。

唐·韓愈,《昌黎先生集》,北京: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2005。

宋·洪興祖,《楚辭補注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83。

清·阮元,《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,臺北:藝文印書館,1981,嘉慶二十年 (1815)南昌府學刊本。

清·吳昌瑩,《經詞衍釋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56。

#### 二、近人論著

丁四新主編 2007 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(三)》,武漢: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
卜憲群、楊振紅主編 2008 《簡帛研究二○○五》,桂林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
王 輝 2008 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,北京:中華書局。

白於藍 2002 〈戰國縱橫家書「頳」字考〉,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02.4(2002.7): 38-39。

白於藍 2012 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
何琳儀 1998 《戰國古文字典——戰國文字聲系》,北京:中華書局。

李孝定 1991 《甲骨文字集釋》,臺北: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
周 波 2008 〈「侮」字歸部及其相關問題考論〉,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」網站,2008.12.23,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_ID=572 (2015.2.2 上網檢索)。

洪淑玲 2009 「〈上博六·孔子見季桓子〉研究」,臺北: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。

范常喜 2008 〈上博楚竹書文字補釋八則〉、《古文字研究》27(2008.9): 423-428。

馬承源主編 2002 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張世超 2012 〈佔畢脞說(七)〉,「復旦」網,2012.3.7,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 SrcShow.asp?Src\_ID=1795(2015.2.2 上網檢索)。

郭沫若主編,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1999 《甲骨文合集》,北京:中華書局。

- 陳奇猷 1995 《呂氏春秋校釋》,上海:學林出版社。
- 陳 偉 2010 《新出楚簡研讀》,武漢:武漢大學出版社。
- 陳新雄 1999 《古音研究》,臺北:五南圖書出版公司。
- 陳夢家 1988 《殷虚卜辭綜述》,北京:中華書局。
- 陳 劍 2006 〈上博竹書「葛」字小考〉、「簡帛」網,2006.3.10, http://www.bsm. 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79 (2015.2.2 上網檢索),又收錄於《中國文字研究》 2007.1(線 8): 68-70、99。
- 陳 劍 2007 〈甲骨金文舊釋「尤」之字及相關諸字考釋〉、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、北京:線裝書局、頁 59-80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學中文系編 2000 《九店楚簡》,北京:中華書局。
- 裘錫圭 2012 〈釋詞兩則〉,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》,上海:復旦大 學出版社。
- 謝紀鋒編纂 1992 《虚詞詁林》,哈爾濱:黑龍江人民出版社。
- 謝佩霓 2002 「郭店楚簡〈老子〉訓詁疑難辨析」,南投: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碩士論 文。
- 謝夙霓 2013 《郭店楚簡〈老子〉訓詁疑難辨析(增訂本)》,臺北: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。
- 顏昌嶢 1996 《管子校釋》,長沙:岳麓書社。
- 蘇建洲 2006 〈《上博(四)·曹沫之陣》簡 18「纏」字小考〉,「簡帛」網,2006. 10.21,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441(2015.2.2 上網檢索), 又收錄於蘇建洲,《〈上博楚竹書〉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》,臺北:萬卷樓圖書公司,2008,頁55-57。

##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mboo-Slip Text "Jigengzi Wen Yu Kongzi"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rpus, Vol. 5

Lin Chin-yen\*

#### **Abstract**

This article explor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mboo-slip text "Jigengzi wen yu Kongzi" (季庚子問於孔子 Jigengzi consults Confucius) published in volume 5 of the *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* (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Warring States period bamboo slips held in the Shanghai Museum).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seven problematic characters and terms: *yimo* 台順 on slip 1; *yan* 斤 on slip 7; *nan* 康 and *xuanzen* 玄曾 on slip 21; *zongren* 宝人 on slip 14; *kuihui* 寒毀 on slip 22B; and *bian/shi* 卓 on slips 12-15B.

**Keywords:** Warring States period, bamboo slip texts, Shanghai Museum Chu slips, Jigengzi wen yu Kongzi 季庚子問於孔子, Jikangzi 季康子

<sup>\*</sup> Lin Chin-ye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, Taichung.